

权力、声望与被遗忘的价值：灾害研究宣言

我们希望在灾害研究中激发和倡导“本地”和“外部”研究者之间更诚挚、互相尊重和互惠的关系。这份宣言号召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研究议程、方法和资源分配。

我们承认，在我们全球化系统中，每一位研究者都在“共同”与“不同”中挣扎，本宣言反映了我们作为一个集体所追求的原则。这绝不是声称我们过去的工作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

我们，所有签署人，都承诺将遵守这些原则并呼吁更多人加入我们，并将此宣言付诸行动。

1. 我们的关注

1.1 灾害研究并不总是反映了当地的实际：研究者有时会在不熟悉的文化中开展研究，当地人每天经历的风险最终可能会被不准确的阐释。

1.2 因此，灾害研究常出现所谓新的“发现”，其实是生活在风险中的人们的常识。最坏的情况是，这可能成为智慧攫取：研究是“关于”经历风险的人们，而不是“通过”他们、与他们“一起”或“为了”他们而做。

1.3 方法论广泛受到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并由被这些传统所熏陶的国家的研究人员来开展。甚至是我们使用的语言（主要是当代学术英语）、我们流行的叙事、我们的文化视角和我们对研究问题的建构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启蒙运动的起源，而不是所在地方和本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这些都很好的反映在了建议书和出版物的同行评议人的期望上。

1.4 研究的影响和成功常被重视启蒙运动思想类型的研究机构的优先度来衡量，包括具有类似见解的资助机构和捐赠者的议程、价值观、报告需求等。

1.5 灾害研究的研究议程常被有关机构对概念、流行词、业界或政治议程迅速变化的兴趣所驱动，那样才有更大的机会获得研究资助。此外，资助机制也偏爱那些为新自由主义现状服务、提升外来（非研究地点）利益和兴趣的研究，最终不符合科学和伦理上的要求。

1.6 议程还常由外交政策和发展援助利益构成，并以研究项目的形式来推销捐助者的外交和贸易利益，而不论其他人的需求。能力建设项目可能变成新殖民主义。缺少“为了”当地人和“由”当地人开展研究的资源。

1.7 外部“专家”牵头研究“脆弱性”的“他人”并占据研究成果很常见。在这种情况下，被研究者和本应牵头这些工作的当地研究人员实际上是被削权和“救助”的。这种不健康的方法被很多有经验的研究者、大学和捐赠者效仿。

1.8 研究者个人不但常被资助机会所驱动，也会被可以在看似高大上的高影响期刊上发表这些看似高大上的、独特的研究发现的机会（和压力）以及后续可能的声誉所驱动。这些研究结果是基于对这些“脆弱的”、新奇的他人所做的研究，而这些人反而不一定能够知晓这些研究结果。

2. 我们想要的未来

2.1 我们希望灾害研究成为尊重并信任当地研究者以及他们知识和能力的典范，无论他们来自哪里。那些经常做研究或现在习惯于协助外来研究者的人们认识到，他们可以也能够引领研究，并且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一样有价值。

2.2 我们希望当地研究者研究他们自己当地的风险和灾害，无论是在哪里发生的。当地研究者往往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当地情况，因此他们应该成为当地风险和灾害研究的项目负责人。他们也应引领学术和非学术的出版发表，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

2.3 我们希望外部研究人员只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来支持地方驱动的行动。在有合作需求的情况下，当地研究人员和/或当地人民也必须保留领导和决策的权力，包括通过让没有研究能力，但是生活在风险地方的人们真正参与进研究。当地和外部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应该是建立在已有的互惠伙伴关系和对话基础上的，同时寻求共同获益、新的伙伴关系和对话。

2.4 我们希望地方研究的认识论和本土对灾害的建构能够成为我们领域的核心，以便更好地反映不同的地方现实。因此，本土研究者应珍视当地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并在合适的地方使灾害研究去殖民化，并超越基于启蒙运动的渊源、概念、方法和语言对这领域的主导。应支持和鼓励当地和外部研究者既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也在当地发表，二者都应作为研究成果的出口和参照。

2.5 我们希望我们领域再次确认灾害研究应当有政治议程设定——即解决脆弱性的根源以及重视当地人们的能力。我们的研究应着眼于减少灾害风险，而不是单纯为了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声誉。把当地研究人员置于学术活动的重心是我们具有政治性和象征性前行的第一步，并且认识到灾害研究并非能够脱离历史和政治的。

2.6 我们希望我们领域不但能正确理解我们的故事，也能正确讲述我们的故事。研究成果和产出的传播、知识的收集和展示必须以协作、地方引领和对当地知识感恩的方式来展示。我们还应用那些能够/想用这些知识的人们可以获得的方式来分享和呈现这些知识。我们出版物的同行评议需要保持对这些非基于启蒙运动传统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敏感性。

3. 我们如何实现？

改变我们的研究方式：

3.1 停止假想在研究地方情况和自己文化之外情况中“专家”的作用。相反，应确保经历风险的人们能够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发展他们自己的方法，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为了他们自己的目标。

3.2 研究按照适合当地情况和文化的视角进行建构，研究方法也应一样的发展和评判。科学中的启蒙运动思想仍然是根本的和主要的预设，因此会自然带有优越感和“带来进步”的使命。这种“进步”是不合适并且忽视了当地社会和制度实际的。这种认识论上的转变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研究事务中，比如建议书和出版物的同行评议中。

改变我们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

3.3 鼓励并促进本土研究人员引领发展，按照当地的优先顺序，对当地议题的理论化和对当地资源的最佳应用为基础开展研究设计——尽管这种方式也伴有批评。

3.4 不要总是倾向于采用基于启蒙运动思想的研究方式，而要认真地考虑地方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对灾害研究起到支持作用的认识论和意识形态极为重要，因为是它们建构了问题的提出，决定了采用的研究方法的类型，并塑造了分析方式。

改变研究主体：

3.5 支持地方机构的领导力（无论其在国际上的排名），包括地方资助机构，并鼓励当地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从研究设计到数据采集、分析和发表时作者署名中的引领作用。这将有助于减少那些对外部研究者来说是新的“发现”实际上却被当地居民认为是常识的情况的发生。

3.6 采用那些鼓励并且能够让当地人引领和批判性询问的方法；采取那些能够给当地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提供最大利益的本土科学努力方式。

4. 加入我们并承诺：

4.1 制定一个反映当地实际情况、优先顺序和评判标准的研究议程，同时认识到当地人们的观点和兴趣往往不同。

4.2 尊重并在当地研究者已经取得的成就上建设，而不仅仅是作为“外部”学者。

4.3 通过我们的出版物、同行评议、网络和领域内专业服务时机为研究议程改变游说。

4.4 推进和游说更多的地方资助来支持我们的研究，外部资助只在有需要的时候作为补充。

4.5 融入并追寻地方研究议程，并酌情在当地/本土认识论内开展工作。

4.6 确保将研究对象的受益作为开展研究的核心目标。

4.7 积极诉诸与每个机构和个人（以及我们的研究对象）建立网络联系。

4.8 寻找本土研究人员并让他们参与到项目中，可以作为联合主持人；鼓励他们就工作和方法提出评判和建议。

4.9 承诺并支持在各地的期刊上发表。开放获取也很重要，可确保世界各地的学者能够使用你的成果。同时注意不要只采用付费发表的开放获取方式而让不平等现象长存。

4.10 为灾害研究领域的非英语出版物创造机会。

4.11 鼓励并支持地方主导的学术的和非学术类出版产品。

我们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灾害研究应该更具包容性和协同性。如果我们成功了，灾害研究可以对灾害风险减轻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等不及了！

主要签名人：

Per Becker (瑞典，隆德大学)

Kevin Blanchard (英国，灾害风险减轻动力学 (DRR Dynamics))

Lee Boshier (英国，拉夫堡大学)

Fernando Briones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Jake Rom Cadag (菲律宾，迪利曼大学)

Ksenia Chmutina (英国，拉夫堡大学)

Christo Coetzee (南非，西北大学)

Giuseppe Forino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JC Gaillard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Christopher Gomez (日本，神户大学)

Rohit Jigyasu (国际文化财产保护和修复研究中心 (ICCROM)，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Ilan Kelman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挪威，阿格德大学)

Jonatan Lassa (澳大利亚，查尔斯·达尔文大学)

Loic Le Dé (新西兰，奥克兰技术大学)

Victor Marchezini (巴西，国家自然灾害和预警中心)

Jessica Mercer (英国，安全未来)

Fatima Gay Molina (菲律宾，备灾中心)

Emmanuel Raju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Saut Sagala (印度尼西亚，韧性发展倡议)

Saito Yko (日本，关西学院大学)

Briony Towers (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

Dewald van Niekerk (南非，西北大学)

Jason von Meding (美利坚合众国，佛罗里达大学)

韩自强 (中国，山东大学)